



战马奔腾

■据振华 何承忆 刘晨

军营纪事

身材敦实、皮肤黝黑的四级军士长赵雪超“嗖”地一下蹿上马背，缰绳一抖，双腿一夹，大喊一声：“杀！”

身下的战马随即一声长啸，如离弦之箭冲杀向前。

狂奔中，赵雪超突然松开缰绳，双手同时抽出马刀左右劈杀，战马则根据他的重心变化不断左右冲突——人与马，在此刻合二为一。

赵雪超脚下的青海玉树巴塘马场，曾是西北军阎步芳修建的军用机场；赵雪超所在的玉树独立骑兵连，即1949年10月成立的西北野战军1军3师9团骑兵连。

77年时光，在此完成了一次独特的折叠：曾经的军马场早已成为骑兵的马场与牧民的草场；曾经高速机动、穿插奇袭的骑兵战术，早已被信息化、智能化装备所取代。

“当战争的形态被彻底重塑，你们骑兵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面对我们略显直接的提问，训练归来的赵雪超与他胯下的战马一同喘着粗气，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说：“在车轮到不了的地方，在体系失灵的万一时刻，或许还得靠我们——虽然概率很小，但我们时刻准备着。”

“而且，骑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赵雪超抬头望着远处的雪山，“跟‘互联网+’一样，我们现在是‘骑兵+’！”

在那战车到不了地方

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存在一些被现代交通网络绕过的“褶皱”。它们在地图上的等高线密集如老者额头的皱纹，氧气稀薄到连发动机都显得力不从心。

要到达这些地方，往往依靠的是温热的马蹄。回忆起2013年的3月11日，军马饲养员王鑫仍然记忆犹新。

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南麓，白哈巴边防连，冬季雪深路险，很多路段只能依靠骑马巡逻执勤。那天，在距离界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马蹄在积雪之下的冰面打滑，导致王鑫摔进了冰窟窿里。军大衣被冰水浸透，刺骨的寒意如锥刀般刺入他的骨髓、钻碎他的意识。

“我周围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地方，但还好，‘王鑫’没走。”

战马“王鑫”是战士王鑫的坐骑。王鑫说，给马取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就是希望在自己退伍后，马能替他继续守护在这里。

敏感、易受惊吓是马的天性，跑、躲、避危险更是马的本能。但那一刻，“王鑫”没有跑。它稳稳地站在冰面上，前蹄就踏在冰窟窿的边缘。

靠拉扯着马腿，王鑫用尽力气爬了上来。刚爬出冰面，他的裤子、靴子便结出了硬硬的冰块，风裹着冰沫子，像无数根细冰针，扎满全身。

战马为了战士克服了天性，战士因为战马重燃希望。

趴在马鞍上的王鑫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到连队！但时间分秒过去，王鑫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只能凭着习惯环住马颈，脸颊抵在“王鑫”略显温暖的鬃毛上。

那天，平时都直接回马圈的“王鑫”，径直将王鑫驮到了连队正门。“它知道马圈没人，但正门有！”王鑫说。

从西北边境的白哈巴边防连，到黑龙江畔的北极哨所，从加勒万河谷两侧的悬崖峭壁，到青藏高原东部的巴塘草原，“骑马”从来不是一种怀旧的仪式，而是边

关巡逻的需要，更是高原生存的技能。

玉树独立骑兵连驻扎的巴塘草原，平均海拔4200米。在这里，汽车引擎会因缺氧而功率锐减，重型装备的通过性会大打折扣。但军马，这些经过特殊驯化、心肺强大的生灵，却能在积雪、沼泽、山道上持续机动。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道路坍塌，信号中断。尽快确认玉树机场跑道是否震坏，空中通道能否通畅，成了救灾的重中之重。

当时，玉树市区通往机场的道路毁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正当救灾指挥

记者跟着骑兵侦察小组挺进深山，队伍一次次被朝阳锁上金边，又一次次隐入大山的阴影之中。

“以前我们是草原上的尖刀，现在我们是体系里的触角。”张龙这样定义自己的新角色。他的双手因常年控缰而生满老茧，如今却能精准地在平板电脑上规划侦察航线。而他的战马，则安静地立在一旁，面对无人机起飞时的嗡嗡声，早已不再躁动。

连长东珠青培边走边说：“最近几年，分到我们连队的新兵，都问过我一个问——连长，如今打仗还能用得上



骑兵 严楚摄

部一筹莫展之时，一支骑兵分队已携带设备出发。

2小时后，他们从机场传来消息：跑道完好，可以起降飞机——这条关键情报，为快速实施空中救援力量的大规模投送提供了关键支撑。

2019年，玉树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又是这支骑兵部队越过积雪，将药品、粮食和生活物资送到被困的牧民家中。那些一蹄一蹄走出来的“生命通道”，成了牧民在那个严冬最坚实的守护。

在璀璨灯火未曾照亮的地方，在普通大众的视线之外，这些沉默的蹄印，将温暖和责任传递到每一个细微的角落。人与马这种古老而坚韧的组合，此时此刻，本身就是边防军人守护万家灯火最滚烫的誓言。

“骑兵+”

晨光拂过巴颜喀拉山麓，将一座座山尖染成金色。玉树独立骑兵连中士、无人机操作手张龙仔仔细细查看着身上堪称“魔幻”的装备组合：他肩挎95式自动步枪，腰佩制式马刀，而背包里则是一架折叠式四旋翼无人机……

古老的马刀与前沿的无人机，在这里达成了奇特的共生。

骑兵吗？”

“如果只会冲杀，估计真悬，所以骑兵战术必须得变！”东珠青培回忆道，“只是没想到，变化竟始于一次失利。”

一次演习，骑兵分队按照传统战术迂回穿插，却一头撞进了对方依托无人机侦察预设的伏击圈。“没有丝毫电磁信号的人马机动，在‘敌’人的‘天眼’下无所遁形。”

那场“败仗”，催生了连队的训练“革命”：白天，骑射训练雷打不动，夜晚，学习室里的投影幕布上，无人机操作教程和电磁频谱基础闪着光亮。马厩旁的空地成了无人机起降训练场。马蹄与旋翼刮起的草屑，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

当我们跟随骑兵侦察小组离开牧民常走的道路，拐上一条骡马小道，东珠青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战士们立刻停止交谈，只有马蹄踏在碎石上发出的声响。

战士们把马集中隐蔽在山坳之后，快速展开警戒队形。张龙操纵无人机悄然升空，贴着岩壁缓缓上升，很快将对对手隐蔽工事的清晰画面和精确坐标，实时传回后方指挥所，并呼叫远程火力单元实施精确打击。

在我国的边境和高原，除了“战马+无人机”外，“战马+雪地摩托”可以更方便应对东北边境的高寒环境，“战马+全

地形车”则能在高原复杂地貌上发挥“1+1>2”的效果……将马匹的原始机动能力信息化、智能化，使之成为现代作战体系中一个独特节点，就有可能在新域新质战斗力的盲区锻造适应未来战争的“骑兵+”。

训练归来，夕阳洒落，落在信号灯闪烁的现代装备上，也落在正咀嚼草料的忠诚伙伴身上。

热血从未冷却

荣誉室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副旧马鞍，皮革早已破裂，颜色沉暗如凝血，只有几处深褐的斑痕在光影中发亮。

“1949年冬，青海大通。”玉树独立骑兵连指导员康鹏举的声音很轻，“战士陈来贵冲锋时左腿被打穿，血浸透了这副马鞍。他扯下绑腿扎紧伤口，追出去几十里击毙匪首，自己身中6弹牺牲在马鞍上。”

“为什么保存77年？因为上面刻着咱们连的‘魂’。陈来贵的骨头断了，但骑兵连的‘骨头’要一代代传下去。”

在骑兵连，“传骨头”是仪式感最强的规矩。它从“顾马”开始——新兵双脚离地，双手抱臂，仅靠腰腿在颠簸的马背上保持平衡。大学生士兵万万记得，第一天训练结束，他大腿内侧血肉模糊，“晚上要用温水慢慢把裤子和皮肉浸开。”

真正的淬炼是“摔马”。下士沈宗兴越障训练时，马突然中途停下。他以为马害怕了，刚放松身体，马却猛地一跳，使他一只脚卡在脚镫里，怎么也脱不出来。“马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被拖了20多米，马蹄不断在我脑袋边上擦过。”至今，沈宗兴的腿上还留着月牙形的脚镫印记。

“在我们骑兵连，谁身上没有一两处骨折，平时说话都没底气！”赵雪超开玩笑说，头顶的伤疤在灯下格外显眼。2018年春，调教新马时，赵雪超被甩出三米多，后脑磕在冻土上……一个月后，伤口奇痒，他竟从头皮里硬生生抠出来一根草。草根虽然拔出，毛囊却永久坏死。出院当天，赵雪超直奔马厩，动作利落，翻身上马。

傍晚，巴塘马场上，骑兵连正全副武装冲锋——这是他们沿袭数十年的传统。新兵第一次冲锋往往半途瘫倒，高原空气让他们的呼吸都带着血腥味。赵雪超站在坡顶沉默等待，直到年轻战士嘶吼着冲上顶点。他这才点头，“骑兵的骨头茬子，冒出来了。”

在骑兵连的日子里，新兵们真切感到，印在旧马鞍上的血迹从未冷却。它仿佛流过77年时光，渗进赵雪超头上的伤疤，融入沈宗兴腿上的印记，刻在张龙层层叠叠的茧子上，如今正随每次心跳，注入新一代骑兵的血管。

暮色渐深，为丙午马年准备的灯笼在营区门口挨个亮起。赵雪超为战马卸鞍梳鬃，小心地在它颈间系上一缕红绸。远处，无人机分队的夜训刚刚结束，红绿航灯如流星划过雪夜。学习室里传来战士们的交谈声，马厩的草料中则多出了胡萝卜——那是战马的加餐。

当新年的钟声掠过巴塘草原，相同的声波同时抵达达姆纳的星空，黑瞎子岛的晨雾与黄河哨所结霜的窗棂——千里边关，战马向着声音来处转过脖颈，战士们也挺直了腰杆。

这是属于骑兵的马年，这是属于中国的新春。

战马从未远离，就像春天永不失约。

压题图片：战马奔腾

李欣拍摄

马年将至。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奋发与豪迈，承载着风骨与精神。千百年来，战马是伴随将士驰骋疆场的战友，留下过万千金戈铁马的峥嵘印记。一马当先，

舍我其谁；战马奔腾，勇往直前……本期文学作品版带领大家走近军人眼中的战马，从中感受积极进取、奋勇冲锋的精神力量。

——编者

文化随笔

马年说马，我想起了“踏燕追风”铜奔马。

1969年，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甘肃省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社员在挖防空洞时发现雷台汉墓，从中出土了一件罕见的铜奔马。但它：昂首向前，四肢修长，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飞燕背上……马与燕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奔跃与飞翔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体现了骏马奔跃与飞鸟争先的瞬间。

1971年，郭沫若看到这件铜奔马时，对其造型赞叹不已，认为它既有风驰电掣之势，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是一件稀世珍宝，遂称之为“踏燕追风马”，并说“拿到北京展览可以引起轰动”。

此后，果如郭沫若所料，“踏燕追风马”在北京展览，轰动一时。《光明日报》《文汇报》《文物》等报纸、杂志，纷纷发表文章，称之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件瑰宝”。

“踏燕追风”寓意一日千里，马到成功。有感于铜奔马的辉煌际遇，诗人程光锐特写了一首《沁园春·咏东汉青铜奔马》，歌颂这一历史文物出土的价值和意义。

“腾雾凌空，横驰万里，踏燕追风。是绿耳归来，飞扬欢跃，黄巾曾踏，陷阵冲锋？矫矫英姿，骀骀神采，巧手雕成意态雄。两千载，竟长埋幽壤，瑰宝尘蒙。春来故园重逢，问满眼风光是梦中？论高楼遍地，渺无汉阙；长桥卧波，不是秦宫。一觉醒来，人间换了，日耀山河别样红。重抖擞，送风流人物，跃上葱茏。”

一只铜奔马，在地下沉寂千年后，为何能一亮相就令世人惊叹？除却它“巧手雕成意态雄”的勃勃英姿外，还有它身上承载着的内在品质。那是皇皇于史书中“横驰万里”的故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因而，与其说是铜奔马的“矫矫英姿，骀骀神采”大放异彩，不如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震撼世界。

中华民族自古便爱马。马在中国古代，是人们在战争、交通和农耕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实用性赋予了马勇往直前的规

矩。从商代甲骨文中的“马”字形，到《易经》“乾为马”的卦位；从《周礼》祭祀马神的四时礼制，到把杰出人才称为“千里马”“骥骨”的比喻；从



犹闻战马嘶鸣

■李增瑞

耳边时常回荡一种声响
是岁月深处的战马嘶鸣
那并非虚妄的幻听
是每寸山河泥土里，都埋着的回声

烟尘起处，蹄声如鼓
硝烟熏染的鬃毛翻卷成旗
汗血蒸腾起铁锈色霞光
嗒嗒而生的蹄窝里垫伏火种
天地间，马嘶箭啸

那声音越传越响
穿过断剑和残甲的陈列窗
在今日演兵场，撞出金属之音

战车轰鸣是它踏出的新雷
当直升机掠过苍茫群山
那不肯老去的战魂
凝视先辈眺望过的前方，而前方
浸着嘶鸣的一项项崭新钢盔
奔腾着，不曾褪色的血性

不必问嘶鸣何时停歇
只要大地还有需要守护的田垌
它就永远醒着——
醒在老兵额头的皱纹里
醒在新兵坚毅的眼神里
醒在深夜巡逻的脚步里
醒在拂晓亮剑的寒光里



想起「踏燕追风马」

■于永军

“乌骓”“赤兔”“的卢”等神驹的名字，到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浮雕……马在中华历史舞台上，一直展现着“天上人间任驰骋”的风姿，并化为一种受人敬仰的勇士品格和英雄形象。

中华民族崇尚马的精神。几千年来，马用自己的赤诚和力量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流淌为一种精神，成就了源远流长的神韵。马的精神，是忠诚，是奔腾，是不可征服。马的神韵，是马在与人类同生死、共荣辱的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敢和奉献。这种精神所熏陶培育的人文理念，在历史舞台上励人励志，迄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用“一马当先”比喻身先士卒，用“立马追风”形容行动迅速，用“铁马冰河”描绘战争场景或军事景象；又或用“快马加鞭”比喻加速前进，用“万马奔腾”形容气势磅礴，用“横刀立马”标示英勇与担当，用“马到成功”祝愿事务顺利……这些词语里蕴含着正能量，是富有文化特色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激励每一个中国人。

马年将至。让我们发扬马的精神，秉持马的神韵，奋发进取，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续写新的荣光。

于是感觉整片国土都是它的身躯
每道山脊都是它拱起的脊梁
当战斗号角吹彻万里晴空
千年嘶鸣，已然汇入钢铁的雄壮
看！红星照耀的阵列中
古老的武艺与新时代的锋芒
在同一旗帜下，汇成不可分割的铁流
而战马嘶鸣，化为进行曲的节拍
在每颗赤心深处，踏出永不变更的步调
——前进！前进！前进！

镜头里的骑兵

■董庆月

苍翠与长风铺路，云朵触手可及
在一朵花开的位置
我张开臂膀
群山以倒海之势左右涌动

快啊！我不断调整着焦距
不顾缺氧、眩晕与狂奔的心跳
一声嘶鸣传向连绵雪山
又折返
悠长的回响将我攫住
镜头里，蹄踏飞奔，长鬃扫过天空
轻亮的战刀向我射来凛冽的寒光
接着是一个骑兵横刀立马
向我展示从容、坚毅的形象

一队巴塘草原上奔来的马
闯入河中，溅起几米高的水花
像托举着他们
我再次调整焦距
在解冻的草原上一个骑兵控马卧倒
一个骑兵怀里藏身、隐蔽接收
一个骑兵亲吻一匹红色的马



第 6655 期